

鹿

鸣

从

书

大曆十才子



鹿

鸣

从

书

大历十才子

陈书良 主编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徐耕白

封面设计 蔡 晟

大历十才子

选注者：饶毅 刘国瑛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40,000 印数：1—3,000

ISBN7—80520—786—0

I·467 定价：13.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编辑缘起

一九九六年岁末，正是岭南梅萼溢香的时节，我参加深圳书市，得遇老友徐耕白。耕白兄是岳麓书社编辑，我们所谈，当然以书为主。这一夜，从华灯初上到云淡星稀，我们商量编辑一套古代诗文丛书。然而，目下古代诗文选本如过江之鲫，我们如何出新呢？

我们以为，诗文以风格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乏见。如梁简文帝标宫体之目，杨亿、刘筠主西昆之派，乃至宋词有豪放、婉约之风，皆为此类。以地域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乏见。如《隋书》明江左、河朔之辩，刘师培申南北文学不同之论，乃至江西诗派、桐城义法，皆为此类。以时代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乏见。如唐诗有初盛中晚之论，宋词有南北两宋之说，乃至元和新体、大历诗风，皆为此类。而以群体区分者，古亦有之，而现今选本则较为罕见。

所谓文学群体，即生活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下的有一定关系的文学同道。他们或为朋友，或为师生，或为亲属，切磋琢磨，诗文相激，史所称艳，人所乐道。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眉山三苏、苏门四学士、公安三袁、吴中四子、扬州八怪等等，既有典可据，亦光耀夺目，宛若文学星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然而奇怪的是，这方面的诗文选本却较为少见。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决定编辑一套文学群体的诗文选集，本《诗经》『呦呦鹿鸣』，『求其友声』之义，取名为《鹿鸣丛书》。

历时年半，现在丛书已推出第一辑。坦白地说，我对这套书确有一点敝帚自珍。这倒不是其中东倒西歪屋，零落琴剑书，竹影横斜半帘风那般古意沁人；也不全是其中月夜榭廊，冰肌无汗，杏花影暗玉人箫那般旖旎煽情。我觉得，贯穿其中的『群体』是一根看不见的线，线之末梢系一片云水，如轻烟，如惊鸿踪影，浸淫其中久之，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当是别有会心的。

在选材方面，我们诗词文赋均收，思想性、艺术性兼顾。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附作者小传和简注。记得六年前钟叔河先生指导我注释唐诗，排印时就只将诗句分隔而不作标点。照钟丈的话说：『标点都是后人所加，去除后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古人之意吧。』我们这套书一本钟氏之旨，诗词均只分句而不标点，这也可算是一点出新，请读者诸君鉴察。

这套书的编注者都是古典文学工作者，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在所难免。然而，我们的工作是真的。尽管『认真』这两个字被某些人厌弃。或者嫌它过于沉重，或者责怪它束缚了自我。宋人诗云：『古人冷淡令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我想，古人当是不会取笑『认真』的。

以上谨略叙《鹿鸣丛书》编辑缘起、义界、体例及从事者的态度，尚祈十方大德，不吝教之。

陈书良 一九九八年夏月于长沙

生命荒原上空灵淡远之音

大历十才子，一群饱经忧患、体现唐诗一变的诗家『射雕手』，中唐诗坛的序幕是由他们揭开的。然而，关于大历十才子的主名问题，自北宋以来，一直聚讼纷纷，莫衷一是。

大历十才子的称号及主名，最早见于中唐人姚合的《极玄集》。该书卷上李端名下注曰：『字正已，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历校书郎，终杭州司马。』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所撰《新唐书·卢纶传》沿姚合之说，云：『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皆以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姚合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进士，距唐代宗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不远，他的记载应当说是可靠的。从中唐到北宋，关于大历十才子的主名，一直没有什么争议。但自欧阳修以后却产生了与姚合之说不同的种种看法，被列入十才子名单的竟达二十人之多。影响较大的是清人管世铭，其《读雪山房唐诗抄》认为大历十才子是刘长卿、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卢纶、钱起、韩翃、司空曙、耿伟，而无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此说被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所采用。管氏以这些人所存留的作品

多少为依据，把存诗极少的夏、吉略去。这貌似有理，其实并不符合当时号为大历十才子的原意。如被管氏删去的崔峒，当时的选本《中兴间气集》就选了他九首诗，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其实，姚合说得明白，十才子的名称缘起于《唱和》。十才子《游从习熟，唱和频仍》，其间虽才情有别但声气相通，而那些水平相近而《踪迹离》者则不能并称。这种情况不绝于文学史，唐前有建安七子等，唐后有苏门四学士等。考十才子现存诗作，卢、耿、李、钱、崔、司空等人相互赠答酬应之诗很多，苗、吉、夏存诗极少，但卢、李、司空诸人有许多诗是与他们酬唱的。

《大历十才子》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他们在大历年间活跃在长安，因特殊的唱和酬赠关系，在京师乃至全国《皆负当时盛称》，而被当时人冠以此名。姚合正是据此而认定的。吉中孚、夏侯审、苗发等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因而得以列入，尽管他们现存诗甚少。刘长卿、李嘉祐、郎士元等诗确有足称者，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以吴越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李益年辈较晚，大历年间似未到过长安，大历后又从军边塞，没有与《十才子》诸人在长安唱和的可能。我们不能以现存诗的多少或名气的大小来随意组合十才子。作为诗歌史的一个重要派别，弄清其来龙去脉，为综合研究某一时期的文学大势，从宏观上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殊成就，是很有帮助的。对大历十才子，我们应该根据史实，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价。我们可以对史料记载加以评判、审核，但没有必要更改这些记载。

惊天动地的《渔阳鼙鼓》动摇了大唐帝国的大厦，社会的急速变化造就了肃、代两朝社会各阶层众多复杂的心理和人格类型。种种社会变迁作用于大历十才子的心理，首先引起的就是情绪、意态的波动和变化，由此造就了大历十才子特殊的心态。在其心态发展的流变中，进取

与守拙、出与处相互对立、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不断地发生冲撞和抗击。面对纷纭变幻的现实，他们内心始终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他们既怀着巨大的恐惧，痛定思痛，充满眷恋地回首往事，又怀无限热忱珍爱未来。由于忧患心态所致，他们的心弦常被时代的苦难、社会的动荡以及自身经历的坎坷所拨动。战乱平息，生产开始恢复，他们又滋生了『中兴』的希望和期待。这样，在他们的诗中，祥瑞平和、雍熙安泰占有一定的比重。他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和接触社会生活的方式，又因受其所处的中、下层官吏特定地位的限制，不可能深入民间去深刻揭露社会矛盾，针砭时弊。就是一些表现民生疾苦、感时伤怀之作，也因感受欠深而显得有些肤浅。大历前后内忧外患的态势，决定了当时的朝廷无法像开元盛世那样，具有广开贤路的魄力，也决定了大历十才子多感叹怀才不遇和抒写仕途坎坷之诗。但大历年间暂时出现的承平气象又在他们充满暮色的调色板上抹上了一层亮色。他们常常在痛苦中追求，尽管信心不足；不懈探索，尽管前途渺茫。他们没有在生命的荒原上坐以待毙，虽然他们时觉生命秋天的降临，并不时流露出迟暮的骚音；虽然他们时常在落寞与惆怅之中吹出伤悲失落的笙箫；虽然他们执着的情志后面弥漫着忧郁的心理氛围，但是，在忧郁的天空下显露的仍然是悲哀但不绝望，萌生的是一片绿色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跃起的则是生命力受到阻碍、痛苦的呼唤，煽起的是一阵迷惘而缠绵的东风。总之，他们困顿于出与处、进与退的两难境地之中，对立情感的两极错综交结，沉浮递变，形成十才子心态结构的动态平衡，反映了主体内宇宙中的骚动不安和种种无情愿不得已而勉为其难的焦虑痛楚。从另一方面看，在精神气质上，他们没有盛唐诗人那样强烈的自我意识，人生态度也要淡漠一些，又没有像盛唐诗人那种在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中开

拓出新的精神境界的心胸和气魄，缺乏内在人格独立精神。所以，其心态模式中的种种心态表征只能在封闭的格局中作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不能孕育出新的情感特质，开拓出新的情感领域。（详见刘国瑞《心态与诗歌剧作——大历十才子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版）

大历十才子复杂的心态作为诗人普遍的心理现实，恰如一方双面镜，一面映照出了悲剧时代的心理和诗人痛苦不堪的灵魂，折射出诗人心灵的创造物——诗歌的美学风貌，一面又表现出了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转变的内在现实轨迹和心理依据。

如果说盛唐诗风风骨端翔、真体内充的话，那么，大历十才子诗则空灵淡远，而空疏萧散意境的创造是形成这种美学特征的重要原因。他们也有一些俊爽雄健、浑厚阔大的诗歌，但是，他们没有盛唐人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充沛的浩然之气。淡漠的人生态度、孤寂落寞的心态、封闭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常常在内心调节情感的平衡，寻找解脱，默默地与外部世界保持一段距离，用心灵去体验、咀嚼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因此，他们的诗歌境界自然就没有盛唐诗那种混沌的气象和充实恢弘的气势。为了表现空疏萧散的意境，他们喜欢用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或以实写虚，化虚为实，或以虚写实，虚实相济。如司空曙的《题凌云寺》等诗，因空间增多而显得十分疏朗，因物象在空间位置映衬下而显得十分空明，又因抒情气氛的凄清而显得十分萧散，从而获得了一种不同于盛唐诗的美学效果——韵味。这种追求韵味的创作倾向及其表达方式，不仅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唐诗的总体质态，而且还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审美特质。

大历十才子还善于表现幽深淡远的意境。其表现手法一是借助有限实象引发无限情思，点染远景、实景，由实到虚。二是直接写《幽》景、《深》景，或深远对举，或幽远对列，以不尽寓于

尽中。三是善于刻画飘向宇宙空间深处的物象，如余音袅绕的清音，轻灵飘忽的飞鸟。四是善于在结句中以景绾情，韵味无穷。

如果说盛唐诗歌以抒写人生意气、寄托功名抱负为主的话，那么，大历十才子诗则以表现心境、意绪为特征，深微细腻是其表现上的特征。这个特征或表现在抒写痛定思痛的心绪上，如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深刻揭示出了久别重逢、初疑后悲、惊喜交加的心情以及回首往事、瞻望前程的惶惑、迷惘心理。或表现诗人心绪的种种矛盾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尴尬：一方面要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衣食俸禄而常年奔波于凄风苦雨之中；一方面，生活的动荡、物质的匮乏不断侵蚀着诗人多病的躯体，另一方面，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的难以实现又时时啮噬着那孤寂苦闷的心灵。十才子诗这种深微细腻的审美特质还表现在对外在事物的刻意摹写中，新奇、尖巧、精细、纤巧是其表征。他们的诗研炼精巧，如玉润珠圆，以名句见长，颇为历代诗论家所称道。盛唐诗气象混沌，风骨兼备，通篇完整，难以句摘。十才子另辟蹊径，锐意于精雕细镂，力求以艺术上的精巧圆熟取胜。巧过则纤弱，纤弱则伤气骨。由于他们太注重具体的局部的刻削，一定程度地忽视了整体的完美，佳句不少而通篇俱佳者不多，秀句多而变化少。

大历十才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诗歌派别，除了他们互相酬唱赠答这个重要原因外，还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心态特征、相同的审美心理、相同的创作倾向、相同的审美趣味。但是，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大历十才子的诗风也是有一些差异的，正因为这种差异，才丰富了十才子诗歌的整体的审美特质。

历代诗论家评价大历十才子诗多着眼于一个‘清’字，他们或曰‘清秀’，或曰‘清雅’，或曰‘清淡’，或曰‘清逸’。‘清’的确是十才子诗共同的美感特征，但各自诗风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大历诸公诗相似处如出一手，及细玩之，自有各家面目在’。（《剑溪说诗又编》）

钱起诗‘清气中时露工秀’。《赠阙下裴舍人》在悠扬柔秀的韵律中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遣词整赡柔秀。《过桐柏山》、《夜泊鸬鹚洲》、恬淡清秀。他与王维有过酬唱，诗风有相似之处，‘五言仿佛右丞，而清秀弥甚’，但没有王诗的浑成。

卢纶诗取材多样，清气中多含劲健，较少衰飒情调。辛文房说他‘所作特胜，不减盛时，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韩翃诗‘兴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咏，朝野珍之’。他的诗或以工整缜密之笔写清空疏淡之景，或以赋法铺陈，浓墨重彩，如七言歌行。其《送王辅归青州兼寄储侍郎》被胡应麟推为中唐妙唱。清人余成教说韩诗‘七律健取而对仗天成，七绝亦神情舒畅’。

如果说韩翃诗清中有流丽繁富的态势的话，那么，司空曙诗清中则有幽闲雅润的情调。

耿伟‘善传荒寂之景’。其诗较诸十才子更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诗风清寒冷寂。如《秋日》描绘秋景的清清凄凉，《宋中》描写战后农村荒芜萧瑟的景象。他善于用冷漠而带枯淡的笔调表现动荡社会的人情世态。‘其诗不深琢削而风格自胜’。

崔峒与李端，一清中含幽怨，一清中寓俊秀。崔诗多离乱之作，忧生之嗟，虽有不少清秀之作，但多数诗色调较冷寂，叹老嗟卑，语含幽怨，情多哀伤。

李端诗清秀近钱起，但较之俊爽。他的一些古风歌行很有特色，韵调浏亮，气势流走。如

写荆门雨景的《荆门歌送兄赴夔州》，绘胡儿舞姿的《胡腾儿》，状巫山幽渺景象的《巫山高》等，情调天矫顿挫，飘逸俊爽。

苗发现存诗两首，一五律写江南风光，质朴自然，清秀淡泊，结句尤多感兴，一七律写行者遭际，语多沉郁，情切意悲，时代共相与诗人心态冥冥契合。

吉中孚仅存一首诗，多悬想之词，时有佳句。『岛中分万象』四句，清新而又有气势。

夏侯审仅存的《咏被中绣鞋》取象偏小，但用典贴切，韵律也娴雅。

大历十才子诗是唐诗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他们承先后启后，『唐之文体，至此一变』（《唐才子传》卷四）。从格调上看，主要表现在：从大鼓啜嗒到洞箫幽咽。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忧患、苦闷的年代。现实迫使他们的目光向内凝缩，促使他们将诗的触角伸向审美主体的心灵深处。从题材和体裁看，他们多律诗，少古诗。乐府、感兴等是盛唐人抒发壮志豪情最普遍的形式，而大历十才子则由盛唐重乐府、感兴、古意等直抒胸臆的咏怀内容转向重羁旅、赠酬内容。如送别诗的大量创作，僧道方外题材的增多，是大历十才子生活态度变化的结果。他们的咏史诗抽去了盛唐诗人以个人为中心、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强烈入世的态度，而是多空幻迷茫。这些都表明诗人主体性的衰弱，对生活失去了像盛唐诗人那样的热情和激情。从诗歌的情感看，他们抒情的方式多是弥散式的情绪渗透。他们多用较为沉静和较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情感。比如说他们正面剖视社会疮痍，直接表达自己爱憎的作品不多，而是或以旁观者的姿态冷峻地描绘现实，或从诗的情调和氛围中折射出现实的影子。他们虽然也曾濡染盛唐气息，但他们很少有盛唐诗歌那种昂扬壮阔的风貌，即使有高音，但高音过后又常常是不绝如缕

的哀调。从诗歌的品格来看，他们写事言情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把握，而是注意内心世界的直观体验，偏于精细深婉的心态描写，在对自我心灵的观照中沉浸于内在的情绪体验。他们擅长于捕捉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的感触，细腻地加以艺术表现。他们写景则注意外界物象的细心观照，精于自然景物的细致描绘，表现出尖新深细的特点。从诗歌的境界看，他们的时空观念收敛于心，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社会生活，都局限在个人狭小境地之中，所描绘的大多是清秀细小的自然景物，所表现的也多是人生、日常的一些琐事，『自限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无他大篇伟什，迥望集中』（《唐音癸签》卷七）。这种偏仄空疏的境界正是十才子精神退缩到内心，目光收敛于自身的反映。

十才子诗抒情深婉细腻而带伤感柔弱色彩的特点，开中晚唐诗注重主观情致的抒写、格调渐收渐敛之先河。『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初唐人承隋之余，前华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诗境总论》）这种『渐近收敛』（《说诗解语》）创作倾向，是从大历十才子开始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唐人诗以道诗人心中事为工』（《小懈草堂杂论诗》）。诗人开始由宏阔的外部世界逐渐潜沉于个体的内心领域，大鼓啞嗒的盛唐诗开始向洞箫幽咽的中晚唐诗转变。比如，他们甚能炼饰，专工造句，写景状物工细精致，开中晚唐以后炼饰之风。

大历十才子为律诗的最后成熟和巩固作出了杰出贡献。律诗至十才子，格律更加工整，音调更加圆畅，章法更加圆熟。十才子现存诗一千六百多首，近体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五律九百多首，七律二百多首。即使是古体诗，他们也倾向于格律化。他们对律诗的贡献，在七律方面更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开拓了七律的题材范围。他们把初唐囿于宫廷、衣冠楚楚，盛唐仍不失高华富丽之态的七律带到了广阔的天地。他们不但用之酬赠应和，而且以之绘山川胜景，感时抒怀言情。世俗生活、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山水风景，一并熔铸于严谨的格律之中。由于他们大大开辟了七律表现生活、人生、自然、历史的艺术天地，开辟了七律的题材内容范围，『七律遂成为高下通行工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也』（《刘梦得文集》卷七），中唐以后七律越来越成为诗人普遍使用的诗体。第二，在雍容高华、遒劲浑浩方面，十才子『降开、宝诸公一等』（《剑溪诗说》卷下），但优柔婉转、工秀精致大大丰富了七律的艺术表现功能。他们的七律造对精工流丽，声律稳妥，音韵谐和浏亮，结构绵密工细，章法优柔婉转，符合律体的美学特质和民族文化心理，故对中唐以后的律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律至十才子，具有更强的独立性、稳定性、强制性。他们对五律的贡献体现在，其五律既清空、闲雅、省净，又宛转流利，他们使五律更加精纯，更加圆畅。

要之，十才子不仅使律诗完全规范化、整齐化，而且还促使了五七言律诗由盛唐的浑成宏亮向中唐的清空流畅、晚唐的绮丽绵邈转变。

大历十才子发展了王孟诗派清新淡远的诗风，是盛唐雄厚浑成向中唐以后清婉雅秀转变的枢纽。唐诗质的规定性是一种多要素的复合体，它不仅在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有所变异，

而且在不同体式之间亦有区别。『初盛力雅之音，固为可贵，如康庄大道，无奈被李杜诸公塞满，无处下足。大历人不得不凿山开道，开成人抑又甚焉』（《围炉诗话》卷三）。正是大历十才子的凿山开道，才可能构成中唐以后异常丰富而多样的诗学图景。如果说盛唐诗人的风骨与兴寄的主导下运用文辞、声律，产生兴象的话，那么，中晚唐诗人则是更加突出诗歌声律与辞章的一面，从声律、辞章入手开拓意象情趣，产生韵味。唐诗的种种变化，在十才子诗中已现端倪，可以说他们是这种变化的枢纽。他们承先后后，『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沧浪诗话·诗评》）。也正因为这一变，才构成了千姿百态、万世流芳的唐诗风貌。

翻检《全唐文》，大历十才子只有钱起存赋十三篇，韩翃存表十四篇。韩文多是在任地方节度使幕吏时为李希烈、田神玉、侯希逸等所草拟的奏表，多歌功、颂德、谢恩之作，无甚艺术性可言。钱起的赋有些写得较有气势，神形兼备。如《晴皋鹤唳赋》、《汉汙赋》等。为使全书的体例完整与统一，只好不选。这是要特别说明的。

刘国瑞 饶毅

目 录

钱起	一
归雁	二
游辋川至南山寄谷口王十六	三
蓝田溪与渔者宿	四
登胜果寺南楼雨中望严协律	五
杪秋南山西峰题准上人兰若	六
裴迪南门口夜对月	七
赠阙下裴舍人	七
题玉山村叟屋壁	八
送弹琴李长史往洪州	九
雨中望海上怀郁林观中道侣	一〇

山斋独坐喜玄上人夕至	一一
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选六)	一二
省试湘灵鼓瑟	一四
登秦岭半岩遇雨	一五
广德初銮驾出关后登高愁望二首 (选一)	一六
秋霖雨	一七
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	一九
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	二〇
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	二一
送夏侯审校书东归	二二

和万年成少府寓直	二二	衡门春夜	三三
春郊	二三	送崔校书从军	三四
过故洛城	二四	观村人牧山田	三五
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凄然感怀	二四	送马使君赴郑州	三六
暮春归故山草堂	二五	穷秋对雨	三七
逢侠者	二六	观法驾自凤翔回	三八
江行无题(选二)	二六	送僧归日本	三九
题郎士元半日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	二七	谷口书斋寄杨补阙	四〇
送孙十尉温州	二八	题崔逸人山亭	四〇
山中酬杨补阙见过	二九	太子李舍人城东别业与二三文人逃暑	四一
送李九贬南阳	三〇	苏端林亭对酒喜雨	四二
酬王维春夜竹亭赠别	三一	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	四三
谷口新居寄同省朋故	三一	九日田舍	四四
南溪春耕	三二	效古秋夜长	四五
		夜泊鸕鹚洲	四六